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彭公案 第一五五回 訪賊人避雨葵花觀 迷魂酒豪傑被賊擒

話說孔壽、趙勇二人帶著二百名團練鄉勇，聽飛雲一面之詞，要往福承寺拿賊。走在半路之上，正遇石鑄三人，孔壽疑這些人是賊，傳令把他們圍上。那紀逢春就要動手，石鑄說：「且慢動手，待我向他們一問。你們都是做什麼的？說明白再動手。」孔壽說：「我等是孝義莊狀元屯的，我叫黃面金鐘將孔壽，那是我拜弟白面秀士銀鍾將趙勇。我二人帶著莊兵，上福承寺去拿明火執仗的賊人，是飛雲和尚來請的。」石鑄聽了這幾句話，心中已經明白，說：「你別動手，我們三人是奉旨欽差彭大人手下的辦差官，飛雲和尚是奉旨嚴拿的要犯。你們別把飛雲放走了，我跟你們到孝義莊去。」孔壽、趙勇一聽，問明這三人的姓名，一同來到孝義莊，到了門首下馬，把三個人讓進去，問道：「飛雲師父在屋裡麼？」大眾說：「和尚走了！」石鑄說：「我告訴你，飛雲走了不成！你們帶領莊兵把我們截住，私自把嚴拿的要犯放走了。」孔壽、趙勇說：「並不是我放的，是他自己走的。」石鑄說：「你們不截我們，他不會走了。你們跟我到公館去回話，我們不好交代。」孔壽、趙勇說：「明天我們跟你到公館。」石鑄就在這裡等至天光大亮，孔壽、趙勇套上馬車，叫他三人坐

著，二人騎馬，帶著兩個侍候人，同奔靈寶縣而來。

至公館門首，眾人下馬，孔壽、趙勇、石鑄三人進去回話。

此時大人剛審完法空、法緣及眾僧，交本縣釘鐐入獄，按律治罪。石鑄上來給大人請安，說：「我三人追趕飛雲，到孝義莊村頭，被團練會首孔壽、趙勇帶領二百莊兵，將我三人圍住，把飛雲放走。」大人說：「飛雲乃奉旨嚴拿的要犯，竟敢放走！把他二人帶上來。」二人口稱：「生員孔壽、趙勇，參見欽差大人！」大人一看，這兩個人五官純厚，不象行兇作惡之人，問道：「你二人既是本處鄉紳，又是生員，為何將奉旨捉拿的要犯飛雲放走了？」孔壽說：「大人在上，生員乃是福承寺會首，並不知飛雲是賊。他在福承寺住著，常到生員家去，因生員好練武，常與他練習武藝，今天晚上他到我會所，說他廟中鬧明火，要生員同趙勇領著莊中團練鄉勇去救。走至半路上，正遇大人的差官石老爺三人，見他們各帶兵刃，口音不對，又是夜間，我等盤問完了，把他三人帶至莊中，飛雲已走。他三人說是大人這裡的差官，我等實不知飛雲是賊，故此同眾位老爺們前來回話。」欽差一聽這話，知道孔壽、趙勇是好人，中了飛雲之計，又問道：「你二人與飛雲認識，可知道他是哪個廟中之人，俗家姓什麼？」孔壽說：「原籍慶陽府，姓尹名明，在羅家店三皇廟出家。他是神彈子火龍駒戰勝其的徒弟，還有一個兄弟，叫一枝花尹慶，他胞弟彩花蜂尹亮早已身受國法。」

彭公說：「你等縱賊脫逃，我理應按律治罪，今格外施恩，派你二人帶差官去尋找飛雲僧，如拿住之時，我賞你二人。」孔壽、趙勇二人叩頭說：「求大人收留台下，生員願效犬馬之勞。」彭公立刻派紀逢春、武國興、李佩、李環四人，跟孔壽、趙勇去捉拿飛雲。六人叩頭下來。大人又把蘇永祿叫上來，說：「本閣已給你審問明白，你兄長被飛雲僧、法空二人所殺；我今已把法空、法緣拿住，明日先斬這二人，給你兄長祭靈。你把你兄長之靈，暫寄關帝廟內，叫本廟僧人照應。」蘇永祿答應下去。大人必須把此事辦理清楚方能走。

且說紀逢春等六人一同出了公館，孔壽先把家人打發回去。

這六人出靈寶縣西門，一直往西。武杰說：「孔老爺，你知道飛雲往哪裡去了？」孔壽說：「我時常見他由我們孝義莊往西過去，我不知是哪個村莊，咱們往西北山裡慢慢訪問。」武杰說：「也好，就是這樣辦理吧。」六人說說講講，一直往西北走了有十里之遙，只見眼前就是山口，靠山口有幾十戶人家，路北是個野茶館，搭著天棚。紀逢春要在這裡喝茶，武國興說：「咱們進山找個山莊喝茶吧，順便訪問飛雲的下落。這裡衝路北是一個要地，焉能訪事？就是飛雲也不能在此處喝茶。」

六個人進了山口，走了四五里之遙，只見西北陰雲密布，少時下起雨來。武國興說：「這裡前不靠村，後不靠店，你我衣服都濕了，哪裡避雨去呢？」孔壽說：「離這裡三里有座廟，那老道我們倒也認識，就到那裡去避風雨吧。」武國興說：「很好！既是有你認識的地方，你我趕緊快走。」六個人快快走去，只見在那半山之中有一座廟，坐北向南，外頭是一片樹林。來到山門前，見上面有一塊泥金匾，寫的是「敕建葵花觀」，兩邊有角門，一叩門，從裡面出來一個道童，說：「孔爺、趙爺，這麼大雨天，你們兩位還來遊山？」孔壽說：「我們到山裡找人，下起雨來了，到這裡避避雨，你師父可在家？」道童說：「我師父出去訪友，兩天沒回來，我師太爺在這裡照應著，他姓馬，你們也認識的。」孔壽說：「也好！我們先到鶴軒坐坐，你把馬道爺請來。」童兒把門關上。這是大殿三間，東西各有配房。童兒把東配房簾攏掀起，眾人進了鶴軒一瞧，這屋倒也清雅，迎面有一張八仙桌，兩邊有椅子，接著一張畫，畫的是

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」。兩邊有一副對聯，上聯是：「只恨仙人丹藥少」，下聯是：「不叫酒滿洞庭高」，寫得丰姿秀硬。南裡間屋內，圍屏牀帳俱全，北裡間垂著簾子。眾人把濕衣脫下，搭在繩上。小道出去倒茶，不多時捧進茶來說：「我師太爺就來，孔爺在此等候片時。」

道童又出去不多時，外面有腳步聲音，簾攏一起，進來一位老道，年有六十以外，身高八尺，背厚腰圓，面皮微黑，頭戴道冠，身穿淺月白布道袍，連須落腮，由外面進來，合掌當胸，打一稽首說：「孔爺、趙爺，二位少見。」孔壽說：「馬道爺請坐，我來給你們引見。」眾人各通姓名。馬老道說：「你們同這幾位差官，來此何干？」孔壽打了一個咳嗽，說道：「馬道爺，提起這個人，你也認識。他就是同我們在一處的那福承寺的飛雲和尚。昨夜三更時分，他去到我們會所，只說他廟中鬧了明火，讓人追下來了。我們兩個一想，彼此素日相好，他廟中鬧了明火，焉能不管？我二人點起二百莊兵，要上他廟中拿賊。半路上遇見三位辦差官，我們誤認作賊了。後來他們把我二人帶到公館，蒙欽差大人開恩，給了三天限，叫我們拿住飛雲，將功折罪。我二人帶四位老爺出來訪拿飛雲，到這裡就下起雨來，這是已往從前之事。」馬老道說：「可惜出家之人，竟做這非理之事。」孔壽說：「馬道爺，天下大雨，若有酒拿來我們喝點。」馬老道一聽，連聲說有，即叫道童拿來了一壺酒，幾樣菜，把八仙桌搭在當中，擺上六份杯筷。老道說：「你們幾位喝著，我可不陪了。」這六個人擎杯吃酒，剛喝了三五杯，只覺著頭暈眼眩，撲通翻身栽倒，俱皆被獲遭擒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